

苏联小品文集

兒子和爸爸

多·托哈契等作



北京出版社

兒 子 和 爸 爸

(苏联小品文集第十輯)

多·托哈契等作

王 山等譯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

出版說明

苏联的报纸和杂志经常刊载小品文。这些小品文用幽默而泼辣的風格，尖銳地諷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現象，同时給人們指出了正确的生活方向。被諷刺的不良事物，在苏联社会中無疑是个别的；而且，这些小品文的出現，正說明了苏联人民对于坏人坏事嫉惡如仇的态度。这是对人們思想意識中的資本主义残余作斗争。

为了給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扫清道路，我們十分需要学习苏联人民对待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因此，我們选譯了适合我国讀者閱讀的較好的苏联小品文，介紹給我国讀者 and 从事小品文写作的同志。

本書共收集有关教育的小品文十一篇。这些文章，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对家庭教育中的一些不良現象做了揭露和諷刺。这些現象包括溺爱孩子，粗暴地对待孩子，輕視体力劳动等等。

兒子和爸爸

(苏联小品文集第十輯)

多·托哈契等作

王 山等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長安街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張 2 ·字數 38,000

1956年10月第1版 195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8,000册

統一書号: 10071·38 定价(6)0.18元

目 錄

爸爸、媽媽和我.....	斯·沙特洛夫 (1)
示范的力量.....	弗·道布里亞科夫 (6)
兒子和爸爸.....	多·托哈契 (12)
教育的結果.....	伊·高列洛夫 (16)
謝辽查的二分.....	伊·高列洛夫 (22)
薇罗奇卡.....	弗·庫卡諾夫 (26)
瑪聶奇佳应当到哪里去學習.....	謝·茲万柴夫 (33)
小雄嘉的大“朋友”.....	波·沃尔克 (36)
雄謙卡.....	伊·高列洛夫 (43)
一个頑皮的孩子.....	伊·夏圖諾夫斯基 (51)
安尼亞和她的媽媽.....	恩·納別列日諾娃 (55)

爸爸、媽媽和我

小瓦綏柯夫 口述

斯·沙特洛夫 記

我家住在辛錯夫區，家里有爸爸、媽媽和我。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所有爸爸当中最有本領、最聰明、最机灵的人。我亲耳听到人家說：“我們的瓦綏柯夫能割掉行路人的鞋跟^①。”我請我爸爸做給我看，——当媽媽上市場去的时候，把她的鞋跟割掉。可是爸爸說，如果我再說这种蠢話，就要讓我尝尝皮帶的滋味。

有一天，爸爸从市場回来（他是市場管理員）說：“假期快到了，我們全家能到莫斯科去旅行一趟才好呢。”

“錢呢？”媽媽問，“誰給我們錢去旅行？”

“还不曉得錢从哪里来，”爸爸回答，“也許能够用市場的錢到首都去。”

“就算行吧，”媽媽說，“怎么弄到車票呢？怎么找到旅館呢？你想想看，我能为了找个房間帶孩子跑遍莫斯科嗎？”

“那倒不必，会有人到車站来接我們的，而且还要拿着鮮花和橫幅的标語呢。”

“你是什么样的人物，人家会那样欢迎你？著名的革新者、男高音歌唱家，还是出色的举重健將？”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說瓦綏柯夫会干偷天換日、偷雞換狗勾当。小孩子不懂，以为他爸爸真会割人鞋跟，以致遭到一顿責罵。——譯者

“我能馬上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農業能手。”

媽媽禁不住捧腹大笑，一下子倒在沙發上。她說，总有一天，爸爸想出的怪名堂會把她笑死。但是爸爸說，沒有什麼可笑的。好心腸的叔叔們已經答應他弄三張上全蘇農業展覽會的參觀証，我們將以農莊莊員參觀者的身分去莫斯科，並且到處都會受到隆重的歡迎。”

“怎樣才能得到參觀証呢？”

“只要參加農業工作就行了。”

“得了吧！難道要我到集體農莊去挖馬鈴薯嗎？”媽媽叫了起來。

“當然不必！只要名義上參加就成了。比方說，我自稱為牲畜飼養員，你就是擠奶婦……”

“孩子呢？你忘了，他一共才七歲……”

“他可以用農業神童或少年自然科學家的名義去參觀。”

“爸爸從來沒有騙過我們。他弄到了三張參觀農業展覽會的證件。於是我們就坐上火車，前往莫斯科。媽媽一路上擔着心，怕沒有好收場。可是，爸爸只是笑，只管讀養豬的書。



他說，得好好地練習一下，人家才會把我們當作飼養員。爸爸媽媽整天忙着扮演農莊莊員。爸爸問媽媽：

“親愛的，眼前①，你給自己的奶牛割了多少草？”

“割了大半堆了，”媽媽回答，“可是②，親愛的，你的豬養得怎麼樣？”

“孩子他媽，我養的豬長得挺好。”爸爸回答，“老天保佑，我在學習經驗，等學了先進經驗以後，我就要完全完成並且超額完成計劃了。”

我們到了莫斯科。正像爸爸說的那樣，人們在車站上怀着很大的敬意歡迎我們。然後我們就到專為參觀者預備的旅館中去。這裡舒服極了。爸爸和媽媽又開始練習了。傍晚，他們唱着我們在家裡從來沒有聽過的歌子。媽媽拖着尖細的嗓子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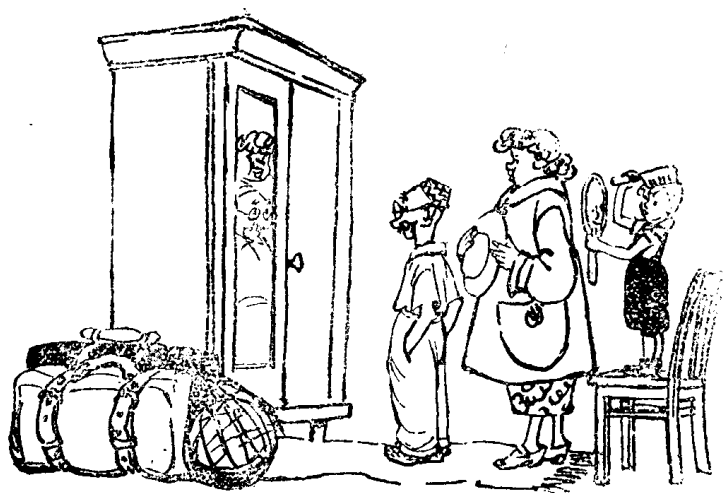
我失掉了一支草鞋，
你找到了它……

媽媽一唱完，爸爸就接着唱：

三弦琴何，三弦琴，
快响起你的美妙声音吧！
因为我劳动得好，
你成了我的獎品。

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是真正的集体农庄庄員了。但是，媽媽老在担心，担心參觀的人們是不是知道我們在騙他們。爸爸笑她，說她是十足的胆小鬼。他尽力安慰她，但她怎么也安不下心来。

① ② 都是農民常用的土語。——譯者



有一天，爸爸欢天喜地地回来說，可以不必再唱什么草鞋的歌子了。他發現我們旅館里还住得有像我們这样的庄員呢。

“不会吧！”媽媽惊讶地說。

“那么，你說，我們的鄰人巴赫馬托娃是干什么的？”爸爸問。

“挤奶妇。”

“跟你一样！她是个職員！你說普洛特尼柯娃又是干什么的呢？”

“她种菜呀。”

“她是布拉戈維辛斯克来的女裁縫！克拉也娃呢？”

“女拖拉机手。”

“活見鬼！她是一个公証人，只管盖印！”

“可是，克拉也娃是一个人来的，而你却把全家都帶來了呀！”

“聪明人都是帶着一家人来的。”爸爸說。

和往常一樣，他說的是對的。爸爸告訴我們，在另一個參觀者專用的旅館里，住滿了一家一家的人，其中集體農莊莊員卻很少。

這些消息差不多使媽媽放心了。她不再唱草鞋的歌子了，也不再說“眼前”和“可是”了。雖然，她有時還要嘆氣。

“你還害怕什麼呀？”爸爸生氣了。

“我不過是有些難為情吧了，”媽媽承認，“我們在這裡占着別人的位置。否則，真正的集體農莊莊員就將拿着我們的證件到這裡來了。”

但是，爸爸連聽也不愛聽。他說，他已經習慣於只考慮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了。農莊莊員的事，讓農業部去考慮吧。他還說，他不喜歡媽媽的這種感慨。這不過是無事空嘮叨罷了。

我想，爸爸永遠是對的。他什麼都曉得，什麼都會做。等我長大了，也要做一個像爸爸那樣的人。我也要去參觀展覽會，占據旁人的位置，拿着旁人的證件來來往往。我要唱各種各樣的對口歌曲，而且只想到自己。我要像我的又聰明又機靈的爸爸一樣，快快活活、舒舒服服地生活在世界上。

（奔流譯自1955年第23期“鱈魚”雜誌）

示范的力量

弗·道布里亞科夫

維加津津有味地讀着一本破旧的、描写印第安人的小書，忘掉了世上的一切。到了晚上六點鐘左右，在爸爸往常下班回来的时候，穿堂里的电鈴响了，于是維加急忙把那本小書塞到抽屜里。

原来那本小書下面有一本翻开了的算术習題課本。維加聚精会神地皺起眉头，拿起鋼筆蘸了一下墨水。可是他發覺他弄錯了：原来从穿堂里傳來的是鄰居尼吉奇娜的声音。

“留波維婭·巴甫洛芙娜，我跟你借东西来了，”尼吉奇娜說，“我买了些羊肉准备明天吃，可是我的女兒和女婿突然来了。想給他們做点肉餅吃。維加他媽，把絞肉机借給我用一下吧！”

“咳，尼吉奇娜，我很高兴借給你，”維加听見媽媽說，“可是，我可不撒謊，不过，絞肉刀子不快了。你看，維加他爸爸拿着它上班去了，他說給磨一磨……”

“啊，这可糟了”，尼吉奇娜說，“怎么办呢，我去华西內依家看看吧。你們那口子不是快要下班回来了嗎？”

“不，他們今天还要开会。”

維加很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媽媽已經答应今天午飯吃肉餅啦！……維加拿着墨水瓶走到厨房里，用热水把墨水冲淡。他看見在牆上平底閫鍋跟前就挂着絞肉机，从絞肉机的小窟窿里还可以看到十字形的絞刀。

“媽媽，媽媽，尼吉奇娜来干什么？”

“去他的吧，”媽媽不耐煩地答道，“总来，是要飯的，連个絞肉机都买不起！”

“可是，你把肉餅做好了嗎？”

“怎么沒有？早就做好了！眼看着爸爸就要回来了——我們就一起吃午飯。”

这时，穿堂里又响起了鈴声。維加赶快跑进房間，坐在他的位子上……在解答分数除法式題的时候，他听見爸爸洗脸时鼻子噴水的响声。

“你在作功課嗎？”爸爸拿着毛巾走进来問道。

“是，我在算式題。”

“好孩子！”爸爸用毛巾使劲揩干了脖子，照着鏡子攏了攏頭髮，然后，从上衣口袋里把錢包掏出来。維加看見他打开錢包，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数出四張二十五盧布的票子，另



外放在一个口袋里，然后就拿着打开的錢包到另一个房間里去了。

“留布什卡^①，工資領來了，給你！”

“好，好，多少？”

“你數數吧，都在這兒。”

過了一會兒，媽媽說道：

“好像比你上次拿回來的少了一百盧布似的。”

“現在就發這麼多。”爸爸笑了。

媽媽嘆了一口氣說：

“這麼說，我的衣服又做不成了。百貨公司昨天賣的料子多好啊。獎金之外再加二百來個盧布就夠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爸爸說道，“只好等下次發工資再說了。我是一千二淨，只留下十個盧布買煙抽。”

“哎喲，他真鬼。”維加想了一下，又做起式題來。最後，他总算順利地把分數題算好了，就悄悄地拉开抽屜，把那本小書拿了出來……

“維加！到這兒來。”他馬上聽見爸爸叫他。

維加立刻把書藏了起來，向門口走去。爸爸坐在桌子旁邊，摻有酸牛奶的粉紅色甜菜湯在桌子上冒着熱氣。

“小維加，”爸爸說，“披上大衣到食品店跑一趟，買點晚飯吃的香腸。留芭^②，”他問媽媽，“咱們買多少香腸？……你說什麼？三公兩？不，太少了……這樣吧，小維加，買七公兩。費多爾·尼古拉伊奇說晚上要和他的老婆來……留芭，拿錢給他……快去，回來好吃飯。”

① 留波維姬的愛稱。——譯者

② 留波維姬的愛稱。——譯者

維加穿上大衣就出去了。晚半天有点冷，維加一面在又暗又滑的路上奔跑，一面想：“为什么要买七公兩？买六公兩得了。留下錢来随时可用。”維加在收款处交了六公兩的錢，找回来的錢放在一个口袋里，把“进款”放在另一个口袋里。

“售貨員同志，”維加客气地請求說，“請您給我整的，不要切。”

“啊，可不少哇！”維加瞧着放在天秤上的那一大根香腸想，“还有塊零头！”……回到家里，他把紙包和找回来的零錢放在桌子上，呵了呵冻紅的手指，然后把手插进衣袋里，担心地說：

“啊，天气真冷！爸爸，天这样冷，你說电綫会断嗎❶？……”

爸爸打开紙包一看，打断了維加的話：

“这是七公兩嗎？”

“是七公兩……不过，我吃了一塊零头。一共有兩塊零头，我吃掉的那塊比这塊大些……”

“你說这是七公兩，沒撒謊嗎？”爸爸用手掂了掂香腸的分量，又打断了他的話。

“真的，沒撒謊，爸爸，我沒有撒謊。”維加瞪着大眼睛說。他紧紧地捏着那張揉成一团的三盧布的票子，又补上一句：

“真的，爸爸，这是正好七公兩。我亲眼看着售貨員称的。”

于是他們坐下来吃飯。

“小維加，你可要小心，”爸爸喝完了甜菜湯以后，突然想

❶ 这里是說金屬热脹冷縮，电綫可能縮断。——譯者



起来說道，“費多尔·尼古拉伊奇来的时候，你別多嘴多舌，說我們中了彩，得到五百盧布。不然，他馬上就要央求借錢了。”

“我才不乱說呢，”維加夸口說，“你自己倒要注意才是。前几天，你对伊凡·特洛菲莫維奇說：‘对不起，我不能参加家長會議，我有急性心臟病。’可是，一會兒就忘了，你又跟他說：‘正好，我和我的妻子也正想今天去看这部影片呢。’以致把我們的老师弄得莫名其妙。”

三个人都笑了。媽媽就从中說和：

“这有什么了不起！沒有你，家長會議也开得成。誰願意去，誰就去好了，要講空話的人多着呢。”

“哼，一点不錯。我就是这样，”維加說着，就把盤子遞過去，要媽媽給他放肉餅，“我們学校一开会，我就总是‘牙痛’。”

爸爸吆喝他說道：

“住口，你一个小毛孩子瞎说什么。这是我們大人的事情。我們高兴去，就去；不高兴去，就不去。可是你應該去，必須去。你还什么都不懂。要你做的，你都得做。要你开会，你就要去开会，不許推辞逃避。”

維加不吱声了，偷偷地笑了一下，和媽媽挤了挤眼睛。媽媽爰憐地笑了笑，又給了他一張肉餅，獎賞他的“机灵”。

（竺光譯自1955年第12期“家庭与学校”杂志）

兒子和爸爸

多·托哈契

別嘉从学校里回来，低垂着眼皮，嘟嘟囔囔說：“爸爸，老师又叫你……”

包塔包維奇不高兴地轉过头，肥胖的脖子紅了起来，皺着眉头說：

“你在那兒又生了什么事？”

別嘉不言語，一个勁兒盯着父亲膝盖上爬着的蒼蝇。

“你为什么不说話，呆了嗎？是不是你想要痛痛快快挨一頓打？”

“她說我没有学会功課；我就說她什么也不知道。她当时就要我从教室里出去，去找校長……我当时就要她从教室里出去，对她說，如果她覺得有必要的話，她自己去找校長好了……她当时……”

“別說啦，別說啦，干嗎像放机关槍？‘我当时……她当时……’！你的功課到底学会了沒有？”

“斯托魯契柯还不如我，但是……”

“那么斯托魯契柯怎么样了呢？”

“我們嘲笑了他……”

“那么，你是說，他更不好？”

“是更不好……”

“那么老师为什么要找你的麻煩呢？”

“不知道……”

“鬼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包塔包維奇憤慨地說，“這簡直是給做爹媽的找麻煩，妨害別人辦要緊事……他們在學校里是干什么的？干嗎付給他們工資呢？走！我親自去找他們！要他們記住叫我去的这个日子！”

包塔包維奇在城里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这点別嘉知道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与爸爸談話的滿意結果，高兴得坐立不安。他把書包扔到屋角里，就跑去找母亲弄飯吃……

包塔包維奇气势汹汹地从屋里出来，迈着大步去乘电車。他抱怨汽車司机把他的汽車搞了五天还没有修好；他埋怨使他心緒不佳的教师；他憎恨学校距离他家那么远，非坐电車不行。最后，他对电車也發起脾气来，因为电車好久不来……总而言之，包塔包維奇这时对什么都不滿意……

当坐滿了人的电車从街角那边出現的时候，包塔包維奇心里又涌起一股新的憤怒。“为什么不多开出几輛电車，人們挤得連头都碰在一起了！”他这样想，但不知道他怎么会看透电車里的情况。他剛想从电車前門跳上去，司机馬上制止了他：

“同志，請从后門上。这里只許帶小孩的妇女和殘廢人上！”

包塔包維奇边走边罵，急忙向后門跑去。

“簡直異想天开！后門……前門……这样搞，連好人都会变成殘廢的……”

人們排在后門旁边。包塔包維奇就像一艘战艦在水中横冲直撞，他用强壯的胸部挤开人群，一只脚迈进了电車門。

“同志，”一个眉毛濃密的、留着小白鬍的老人轉过身来向他說，“請不要破坏秩序！你看看吧，这里不只你一个人，人們都是按照次序上車呢！”